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本刊已呈請登記中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成都分會
 印刷者：成都新印刷廠
 總經理：跋涉書店
 代售處：少城半截巷寄廬
 中華民國廿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專談藝術與行動

荒草

文藝家儘管高呼着實踐，高呼着從行動中去學習，高呼着寫自己最熱的事，但真要辦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起來，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偉大的作品很難產生。

季米特諾夫會熱烈地叫喚着作家們寫他在德國被拘與抗辯的偉大行動，這意義很值得我們的作家們重視！我們中國文藝界如何呢？前幾年的作家與其作品自然有不少優美的成績，然而在抗戰的後方，一般地說來，作家底實踐的工夫還嫌太少，有些甚至不免避難了行動！於是有很多可歌可泣可恨可憤的事實沒有反映在作家的筆下！

但這並不是作家不願去行動，（到現在還關在象牙塔裏的作家這裏且不必談）主要癥結所在是作家行動起來還不夠深入，或者是方法欠佳，或者是被五光十色的社會弄得迷了眼！或者是經不起打擊弄得退縮到消極與苦悶的極點去！

這樣，偉大的作品便不會產生，產生的作品又不了解於民衆，作家與民衆間像築起了一道高高的壁壘，彼此都被隔離開了。在抗戰上在文藝上都蒙受了嚴重的損失！

爲什麼會產生「公式主義」與「標語口號」文藝作品呢？這原因主要的也就是作家沒有深入民衆，沒有從實際的行動中去抓住民衆生活上真實的一面，缺乏了社會經驗與民衆口頭活生生的語言，沒有真實的情感，閉門造車，當然不會收到良好的結果了。

但這裏我們要問：抗戰中有些可悲可憤的爲一親者痛，仇者快的黑暗的事實，作家們可不可以揭出來呢？表現出來會不會被目爲「漢奸文學」呢？

我的答語是否定的，我想，開閉不在該去表現什麼，而是在：這種不合理的事應該怎樣去表現？問題不在題材本身，而是在作家的世界觀是否正確，是否合於抗戰的需要？直接間接是否有助於抗戰？方法上是否新新寫實主義的？這些條件具備了，只要題材

與題材是從民衆的抗戰生活上取來而不是身處瑣事，則這種文藝上的表現不僅可以而且是目前抗戰所必需的。

這補充的條件之具備，完全建築在作家深入民衆底抗敵的一切實際的行動上。作家才可以產生真實的偉大作品（偉大並不是在量的多，而是在質的統一中），作家不會再皮面的描寫（消除公式主義），不再缺乏真實的感情（消除標語口號式的虛偽的感情），作家與其作品才是真實的屬於民衆的。

但行動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呀！每每有這種情形：作家已決心深入行動且已行動了，然而非應的黑暗威脅，終於因見不慣而氣憤，而反抗，而離開了它（更積極現實的一面）；或者就消極的退縮；或者就苦悶而待；或者就率性沉下了深淵。這是作家不可不注意的事。

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堅強自己的信心，要生活更頑強，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堅強自己的信心，要生活更頑強，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堅強自己的信心，要生活更頑強。

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堅強自己的信心，要生活更頑強，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堅強自己的信心，要生活更頑強。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寫於成都

第四期目錄

略談藝術與行動	荒草
「漢奸」	劉念深
客氣談	蕭若
戰士的春天	方
鬼市	思
國外	李廣田
祖國需要我	高
港香文藝界的近况	林煥平
回來	孟
關於後方中等學校國文教材問題	張子
會務報告	邊

每份定價二分

南京圖書公司

客氣談

蕭曼若

文壇誠然並非擂台，却也似乎不必要做客禮；作揖打拱，恭恭敬敬，你好呀，我好呀，於人於己，大約都沒有什麼好處。

中國一經抗戰，據說已真真地在統一起來，又像是功德圓滿，該互相道賀的時候了。文壇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這種抗戰的大旗之下，我們的一群文人學士們，不都是已經喜氣洋洋，紅光滿面了麼？）

除開道賀以外，可又像出了這麼一種見解：要抗戰必須集中力量，要集中力量必須「一」。吶！打一個噴嚏，斯分散力量也；唾！吐一口痰在地上，此破壞「一」也，如果再眼請翻白一下，嗶哩咕嚕一聲——了得！此壞好也！該槍斃令！於是大家規規矩矩，老老成成，糊糊塗塗，傻頭傻腦，閉口以待，於是抗戰勝利！於是天下太平……

人多多注視着光明，誠然十分應該，但倘不同時也瞻着黑暗，長久了就客易變成色盲！然而一瞞着黑暗，必然又會看見各色各樣在光明裏所看不見的東西：沽名，釣譽，自利，營私，欺騙，卑鄙，把抗戰作他的墊脚

鬼市

思芬

霓虹管，瓦斯燈……
鋪樓叫着沉悶，
橋上的星，天外的星……
交織着幽真的碎影。

賣報童苦訴着敵機的罪過，
千里外的都市襲來血腥，
「抗戰」的觸手迎夜暗淡，
遍街頭深漾着古色的夢境。

電影廣告向行人撒弄嬌癡，
抗戰標語寂寞地讓風吹雨淋，
聽不清戲院傳來譁浪的笑，
看百貨店裏裝飾靈魂！
莫問茶客們鼻尖的烟圈，
女茶房的媚笑，揉軟了脚跟。

玻璃裏擠滿了多情的衣料，
對鏡中將裏上一身高興，
鈔票真是解事的奴僕，
店員們從算盤漏個股動，
「義賣」學生的嘴似乎有刺，
痛刺了經理先生的掌心！

紳士的帽邊兒愈滿驕傲，
女大爺的睫毛下叫賣柔情，
走過了油頭粉面的理髮匠，
小白臉的步法也還嫵婷，
車夫羨嚮着那迷路癡癡老，
公務員偏死釘住私唱的背影。

一陣梵唄鈴，一聲胡琴……
轉角有「大相士」贈送命運，
「街頭劇」的蠟兒只敢在巷街里響，
警察的兩臂動動地作了汽車的南針，
洋樓中的麻雀牌要「抗戰到底」……
「夜來香」薰醉了華筵上的要人！

一更，二更，三更……
會有誰憑弔這悲愴的夜景
江南的血潮沿溯巫峽洶湧
塞外的腥風掃過劍門。

二八，一，二八前夕。

香港文藝界的近況

林煥平

在文化中心上海淪陷離手以後，從前集中上海的文化人，分散向各地去，香港便成了許多的人，新聞事業也向那兒集中，有形成第二文化中心的趨向。

文學工作者在那邊活動的，計有馮夷編「大路」畫報及代茅盾先生編「文藝陣地」，蕭乾編大公報的「文藝」，吳曼慈編中報的「自由談」，戴望舒編星島日報的「星座」，葉露鳳編立報的「言林」及三月一日創刊的時事晚報的副刊。此外，許地山在香港大學教書，穆時英在星島日報編娛樂版，年青作家如杜埃，袁水柏等許多人，也在那裏。

戲劇工作方面，除唐槐秋所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諸人外，歐陽予倩，胡春冰，盧敦等人，也在那裏。

去年底，中旅分裂，姜明等另外組織中華藝術劇團，事前歐陽予倩，陽翰笙，程步高等，察知其內部危機，曾調停過兩次，沒有結果，非但分裂開來了，並且事後雙方還彼此攻訐，將對方一切不可以告人的內生生活的秘密都暴露出來，這一點，實在給社會人士一個頗不好的印象。

中華藝術劇團成立後，在二月中下旬，由歐陽予倩導演，連續公演曹禺的「日出」陳白塵的「得意忘形」，戈果里的「欽差大臣」。成績尚好

「把『一』作他的標語牌，甚至於孫行者、鐵扇公主，都是他當作故事，……凡這些，倘一認真，就不能講客氣，不客氣就要開腔，一開腔就又是『一』。」

別，搔搔頭皮，覺得是對自己的「一」……算，談一下眼睛，其中一定有陰謀，暗算和陰謀，又爲『一』所不許；倘有陰險，却又是人類的「天性」，那麼各人打扮一副笑臉，一見人就眼笑眉開，一團和氣吧，即使偶有不滿，大家也只好咬著耳朵，含糊一陣，不必挺出身來，大聲呼吼。這樣，當然是最穩妥的事。

穩妥的確很穩妥，而且還有事得多，但那似乎也略有掩飾，因爲客氣就是優容，優容就是對於罪惡的放縱，真真爲了抗戰前途着想，就不應當

不過知行未必真能合一，倒還却總是可怕，聽說關於「傲骨」，一動動筆來，我也不怕不說了又說，變成十分客氣的「意」了。

三月十三日。

「湊熱鬧」

在被稱爲「雜誌年」的那個時期，各種各樣的期刊陳列在書店裏，走了進去，頗有目不暇給之勢。有人說這是「湊熱鬧」。結果，禁不住時間的淘汰，青年受騙，「作家」逍遙，逐漸烟消火滅，「熱鬧」成爲夢影了。

在抗戰第一個半年中，幾乎是全國的文化工作者都集中到武漢了。我們該有個全國性的組織呀！「唱百和，戲劇界，文藝界，電影界，音樂界，美術界……都『組織』起來了。有人說這是『湊熱鬧』。結果，禁不住時間的淘汰，不健全的又沒有具體工作的『組織』非半生不死即早成『史料』了。『熱鬧』一過，只剩下認真工作的一幕。

在最近一個月的成都，頗不缺少看話劇的機會。「塞上風雲」，「紫良玉」，「民族怒吼」，「河內一團」，「保衛領空」……有人說這是『湊熱鬧』，結果呢——這回還不能知道，我却不免有點擔心。

「湊熱鬧」並不是壞現象。如果有人「雪中送炭」，也無妨「錦上添花」。但是，所謂「湊熱鬧」可謂有兩種解釋。從好的方面講，是文化工

劉念渠

作發展的意思。我們絕沒有理由說我們的工作（無論是那一部門的）應該局限於一定的範圍內。即使開頭確是「玩玩」，祇要沒有反作用，是慢慢會成爲一支堅強隊伍的。我們很不必以「湊熱鬧」爲諷刺的言辭，也不必以「湊熱鬧」爲可悲觀的現象。然而從壞的方面講，則是重量而忽略質的意識。偷地懶樣，一切文化工作的危機就存在這裏了！

不必引徵各個時代文化的，藝術的，或文學的聲勢，我們都知道，牠們之真實的發展，必然是質與量並重的。譬如戲劇，不僅要有很多很多的看戲機會，更要有真正的好戲給觀眾。否則，仍於禁不住的淘汰，觀眾受騙，「劇人」逍遙，「湊熱鬧」之後，又一無所獲了，甚而留下了惡劣的影響。倘再有什麼自私的打算，那更蠢，可及了。投機，取巧，企圖從「湊熱鬧」中登龍，祇是小布爾喬亞的可憐的自目的幻想。

往日種種「湊熱鬧」的現象是我們今後行將的殷鑒，每一部門的無一個文化工作者都有反省的必要。文化的真實的發展要求質與量並重，文化工作的發展永遠有賴於認真工作的一羣的努力，重量而忽略質的「湊熱鬧」是無濟於事的。

中旅名字仍舊，亦由唐槐秋領導，也在排演準備公演中。電影方面，蔡楚生，費穆，司徒慧敏，胡蝶，蘇怡等都在那裏。蔡楚生正在忙於開拍「南國風雲」。……漫畫家如魯少飛，陳炳楠，黃鼎，林擒等也在那裏，經常爲各報畫漫畫。

香港環境特殊，文藝界同人，到如今還沒有團結起來。幾年前，曾成立了一個「中華藝術協進會」，到如今工作都還很努力。但它傳統的缺點總不能打破，形成了只是學生及職業青年的活動團體，無法吸收老文藝工作者參加，屢次想改正這缺點，都未成功。故僑胞他們爲顧問。茅盾先生在香港時，曾給它以很多的指導。最近因反對汪逆主和事件，該協會受到港政府的干涉，到我北來時，這羣熱情的青年還沒有得到活動的自由。

此外，因感於文藝界同人集中香港者一天一次多起來，而抗戰的工作又一天緊張一天，實有加緊，鞏固同時又拓大團結之必要，故我於今年初在立報「曹林」發表了一篇短文，懇請文藝界團結的必要，不意得到各方面熱烈的響應。恰於是時，重慶全國文藝界抗敵總會給香港文藝界來了一封信，要他們組織香港分會，並說成立後，總會可給予一切可能的幫助。故這一問題，很快的轉變爲具體化了。我二月二十七日由港起程北來，已由適茅，許地山等在橫濱進行中。

三月九日

園外

李廣田

細雨，從早晨就在這山城上飄散着，沒有一點停歇的意思。日漸雨，我到公園的操場去參加大會。開會時間是「上午九點」，時間已經到了，寬大的操場還是空落落的，細細的雨滴灑在地上，使白色的場子變得濕潤，帶着灰色，主席台上的白桌布在風中微微飄揚，彷彿無力地向某人招手。

十點鐘，我重又走回操場，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點也不踴躍。先來的是軍人，其次是學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後的了，是「官吏」。(官吏，這是嚴義的說法，凡拿國家的薪俸，應當為國家努力作事的都算在內，且問他是否努力作事。)這些官吏，有甚麼人來呢？今天是一個宣傳大會，決不該這樣冷落，然而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沒有甚麼人再來參加，等最後一個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場後，會場如沸，大會便馬上開始了。

當那位肥大的「官吏」剛到場時，小學生們便竊竊私語道：「主席來了，一定是他作主席。不信嗎？咱們打賭！」爲甚麼這樣自信？彷彿就只因爲那個人最胖大就應該作大會主席似的，孩子們這樣傳遞着顏色。果然，主席登台了，台下的行列稍稍活動了一下，但重又散亂了起來，隨着主席講話的進行，秩序也漸漸壞下去。不但場子裏邊，連場子外面也有了說話的聲音。場子外面說話的聲音，是從許多穿着破爛衣服打着赤腳板的人們發出的，他們遠遠地站在園外，有的兩手抱在背後，有的兩臂抱在胸前，有的還扶着板凳，有的正扶着茶担，在他們黑黑而黧黃的面

孔上，表示出複雜的神情：奇怪，納悶，推測，多少還有點兒恐怖，彷彿是站在一個玩把戲的場子外面，雖然想進去又不好意思，就只是在那兒巡視着。有的站就站去了，而大多數還在那裏呆着，複雜的情緒使他們發出複雜的聲音，這就幫助了會場的紊亂。我想：你們還是直接地進來聽講吧，你們是「民衆」啊，然而他們不敢，他們被驅逐了。說是驅逐，是頗嚴重的字眼，實際上是警察用指揮棒把他們揮逐了。他們散開，但不即散去，他們有少數人還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

雨繼續下着，東南風送來花的香氣，綠葉的氣味，和濕土的氣味。公園裏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樹的花，開得正好。小學生在想着甚麼事呢？他們也許想到散會之後去折一枝桃花，並想起他的一個可以插在小瓶裏，也許在埋怨着爲甚麼把開會的日子定在星期，假如是在明天開會，(當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連玩兩天嗎？於是他們談着，計算着，想起明天的課，想到尚未作完的算學題，也許輕輕地擱一擱眉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小女孩從衣袋裏取出一把花生米，說着甚麼，遞給了她的同學，而另一個則替她拍落頭髮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學教員吧？——却在同他的太太談起了米的價錢，說是一漲了，不好買！——總之，他們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講的是甚麼。我呢，我也不會注意聽他，因爲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際邊裏，偶爾聽到他一半句憤慨的話：「前方……流血……後方……我們……喚醒民衆……當兵……打這敵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兩千五百里的遠方，在三個月前，我會經住在那城市裏，那是一個行政專員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線較近些。那個專員很聰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衆代表——保甲長等——集合在操場裏，行升旗禮，並向他們講話，每遇其

戰士的春天

方敬

突過冰雪的封鎖，
突過嚴寒的禁錮，
突過險惡的烟霧，
春天歡悅的來到了，
來到殷紅的廣大戰場上，
來到戰士們殷紅的心裏。
太陽照着他們驕傲的笑臉，
照着他們絡繹凸起的臂膀，
他們處以燦爛的鬥爭，
迎接着新春。
祖國美麗的版圖上，
這裏創造了一道戰線，
血的綫條，
那裏建築了一座堡壘，
力的點。
鵝步槍歌唱，
機關槍歌唱，
看手榴彈開花，
看大砲彈開花，
太陽照着他們挺身前進，
照着大地吮吸着生命的血漿，
照着新中華隨着春天成長。
春天歡悅的來到了，
流水流瀉着光明的金波，
草地展開自由心懷，
熱情的鳥奏着祝福的歌，
讓我們摘下這些紅的山茶，
讓我們替戰士編製勝利的花冠。

三月七日。

他舉手也是一樣。然而他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們——民衆代表——趕了來的，而且趕入圍內之後不准早退。假如我早退就要受罰。我的思想很混亂，特別是當我聽到那位主席說到「喚醒民衆」的時候，我想：用棍子把民衆趕入圍內，比較用棍子趕出外圍，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是這問題困惑着，忽然聽到主席提高了嗓子，彷彿非把自己聲嘶力竭說不能表示出情緒激昂似的，大聲喊道：「……請位，我們有十二萬分的把握，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完結！主席用盡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絹抹額上的汗水，走下了講台。聽講的人們都舒了一口氣，但一口氣尚未舒好，另一位紅臉的先生又上台了。從台下人的私語，知道他是甚麼部的執行委員。他才說了幾句話，站在最前排的小學生已不耐煩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當天，有的頓去脚上的土，談着，有的轉講完之後好散隊回家。紅臉先生的話還要簡單，彷彿只把主席的話作了摘要，最後結道：「今天時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着而且熱烈的來參加大會，這種精神，就可以把敵人打倒。完結！」最後呼口號，雖然聽不清是喊些甚麼，也隨着「齊聲喊，尤其是小學生們，「萬歲萬歲」的喊得特別起勁。

散會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來，我的脚步非常沉重，彷彿被雨中的泥濘膠住了鞋底一樣。我的胸中感到空虛，而眼前則一片茫然。

三月十六日

祖國需要我！

高寒

——演習在雨中

下午，野外演習。

課目，X X X X。

天上，原先像是六月的彩雲，黑的，白的。一個地圖，一顆高樹，一個古神像，一隻猛虎，一輛坦克車……的影子。變化着，流動着，消失了！不知爲什麼我喜愛這種雲。不久，視線內找不到藍天，成了一色的鉛灰。

要下雨了吧？吹來了一陣冷風。

是，真的落雨了！聽，鎗聲被敲得噹噹的響。

敵人還沒有影，我們是防禦。作工事，偽裝。

我隊在一個墳頭上，墳頭上有青草，枯草，有蕨，也有野花。將我的鎗緊抱在懷中，隱藏起來。

雨，是落得更急了！爲什麼還沒命令停止演習？

幾個行人急忙的趕回家，一個孩子的衣服濕了，拚命的跑。我凝視着他後影在初：那孩子是一直的跑。快把衣服脫下來烤烤，換上……我的家呢？在雲的後方，一千二千，三千五千里還要多呢！正在受着敵人

的苦刑，那裏的兒女也正在英勇的戰鬥爭來解除這苦刑！可是我的媽呢？離開了我十九年，在記憶中尋不到媽的一點影子！慈母的愛是什麼滋味？剛才跑回家的那兒童或者能曉得吧？算一算，來到這人間誰會賜給我一點愛？

爲什麼？眼中在發熱！

左右隣兵，都在沉默着。唯有B在小聲的唱着那不調合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雨打在我們的鋼盔，背包，飯盒，與他那歌聲交奏着。

我爲什麼當了兵？是祖國需要我，需要我武裝起來。並且我的生活已伴了我一年零五個月。

近一年來，使我有些變了，有時自己也不相信是前二年的自己。

這生活，給我帶來了希望，勇敢，奮鬥……同時也給我帶來了種無名的苦悶！可是，爲了祖國需要我，我也不能不把苦悶當作快樂。

雨，落得更急，破棉衣被浸透了！水與地上的土結成了泥，粘在身上。又看見：道衣服是太薄了，已經穿了兩個冬兩個春，還伴我穿過了數千里長的川湘公路。油，泥，破，臭，比一個伙夫還可憐！祖國在災難中，不冷也就應該滿意了。

可是，我又想起了前兩天的一件事：就是穿着這身衣服，到「蜀」去看電影，時間是晚了些，找了很久才有一個空座。真不湊巧，左鄰是一位modern miss。她看了見，趕快用一塊手絹掩起了鼻，這真使我有點那個！她想還座看又尋不到空座。可是她身上的味，也有點刺鼻，我聞不慣。這有點太難以爲情了，「伏象神重」沒看完，我離開了「蜀」，讓她恢復自由吧！爲什麼？我走到馬路上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還記得，是在上海，穿的衣服比較乾淨，也是在電影院，不是有一位modern miss。在故意接近我嗎？人，女人……這又是誰的罪？

身旁一朵野花，雨點打在她的頭上，頭不斷的點，繼續着，繼續着……她入陣地。

離開了我身下那塊僅有的乾土，勝餘舉在一墳頭的尖上。

可是敵人，還沒有完全發現！雨，照常的落，落在有油的鎗身上，成了個個的圓珠，不斷的文滾下來，繼續着，繼續着……

(完)

回來

孟引

寒冷的北風吹進了這小小巷道，拂過屋簷，像有意開玩笑似的，往牆沿上那些縫衣服，洗衣服和坐着幾天的婦人孩子們吹去，鑽進她們的領口和袖口，使她們打着寒戰，乾瘦的皮膚上起了粟粒。但她們不進屋去，因為屋裏又不明亮，又窄逼，簡直不能做事。倒是在這狹小而清靜的巷道中，在排比着的小門戶前面的階沿上，全靠頂上一條帶子似的灰白的天空，還可以看見做事。鄰人們彼此看得見，也看得見手裏的和眼前的東西，彷彿就覺得比在陰暗的寂靜的小門裏面，還要暖和一些。婦人們看見別人同樣在工作，雖則並沒有打招呼或攔門陣，總覺得膽子大了，心頭也暖了起來。孩子們們，就在像藍黃的臉上，也顯出了好像塗上了品紅的鼻光。他們有的學着母親做活路，有的却低聲談着蝦蟆和蛇蛋的事，悄悄地，深怕給大人們聽見了挨罵，然而那些話却是母親們聽過幾十回的了。

許大嫂靠她自己的門邊坐着，她抽出了一根白線，打了疙瘩，彷彿累乏了，歎息地說：「唉！又算縫起了一件。」

她的女兒，靠在門的另一旁坐着的蘭英，把藍着稀稀的劉海的額頭拾起了一下：「今天趕着做完，明天再去領吧。」一雙荔枝核似的眼睛，打量了眼角上有着皺紋的母親，像放心不下似的，「媽！累了吧？這買是不比打毛線衣合算，一角四件，一天頂多做五六件，只管打毛線一半的工錢。」

「但是，在前方的兵士等棉背心穿呢，要是你的大哥哥在前方，不是也穿一件棉背心穿嗎？」

蘭英繼續一針一針地縫着，一個不滿十二歲的姑娘的手，那瘦瘦小，手指上已經有不少給針線磨粗了的疤痕。

的疤痕。「媽！我想哥哥該這兩天攜的吧？」

許大嫂把針線放了一下，有皺紋的眼皮下，閃着回憶和母親的慈祥和希望的光，她說：「十二號從真慶寫信來的，算日子該這兩天攜了。」

這時，一個穿灰軍服的高個子從巷道走了進來。給太陽晒焦了的臉，粗大的黑眉。他的左手沒有了，祇一隻袖管空懸着，在他的右肩上，掛着一個染污了的粗藍布大包，他的深沈的大黑眼，帶着十分熱習這巷道的神氣，打量着巷道兩旁，因為疲倦，脚步是沉滯的。

有幾個婦人叫了起來：「許大嫂！老大回來了。」

連忙向小凳上丟下了棉背心，許大嫂和蘭英站起來迎接了這個兵士，把他的大包袱接了過來，問着：「還沒有吃飯吧？先歇一歇氣吧——你的手是怎樣傷的呢？怎樣醫的呢？」

蘭英把包袱拿了進屋去，捧了一盆冒着白氣的洗臉水出來，的時候，斷了左臂的兵士，已經在門前小凳上坐下了。他的面前，圍了一大羣鄰家的婦人們和孩子們。她們像看一個勇敢的大英雄一樣，一半是驚羨，一半却是親切，因為許老大多年以來就是她們的鄰人，是她們所熟悉的人。孩子們却像着長法看他那沉靜的臉。那張臉孔是嚴肅的，像一個受過許多苦痛磨難的英雄。真的！在這巷巷道之中，在這一羣貧苦而不會見過世面的婦人孩子之中，在並不懂得打仗是怎樣一回事的這地方，這一打斷了手臂的兵士，已經成了一個英雄，一個她們非常熟悉他為人的英雄。雖則這樣的英雄，如像書店老板說年青人的出版物一樣，是「沒有永久價值」的，但在這一個鄰人們相見的時候，在每個人的心中都發生了崇敬，同情，和愛護的感覺，一種真實的感覺。婦人們向來知道兵士們是喜歡胡鬧胡調的，但在這時候，誰也沒有想到那方面去，差不多是不敢想，因為這位打了斷仗回來的受了傷的英雄，正在向她們講述着他如何給一個彈片打傷了左臂。

由於旅行的疲勞，許老大一邊洗着臉，一邊平妥地述着一切。但聲音越談，越是低小，越引起大家注意地傾聽，她們像親身感受了彈片的苦痛，想像到醫生換藥帶和最後割去那半隻手的情景。孩子們靠在母親身邊，傾聽着，聯想到那天街上許多人遊行時候，像噴火一樣吼的：「打倒日本強盜！」於是——一些可怕的幻像，飄過他們的眼前。

「李信留呢？你們出發時候是一連呀，」一個婦人問了。

「打死了，」平頓的回答。

「劉福順呢？」又一個婦人問。

「傷重在醫院裏死了。」

「劉開文呢？」

「也打死了。」

大家沉默了起來，哀悼着，漸漸地，彷彿寒冷的北風在催她們回到自己的家裏去。她們散開了，剩下幾個好奇的孩子，守在許大嫂的門前。

「吃飯了吧，」許大嫂在門裏面招呼了。

許老大走了進去。在一個小小的方桌前坐下，面前是幾碗盛着湯菜的碗。

「一隻手不是很不便麼？」他的母親坐在旁邊，看着他吃飯，關切地問。

「不要緊，習慣了，」毫不在意地回答。

「晚上打二兩酒，割一點牛肉來炒芹菜，好不好？」

「好。」許老大順口回答了。

「你喜歡吃炒芹菜嗎？還是豆腐乾呢？」

母親忽然感到茫然了。先前，老大還沒有被抽去當兵，在家裏的時候，爲了豆腐乾或芹菜，會和母親爭執起來的。那樣的孩子氣，使許大嫂十分擔心，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可以變成一個真正的大人。打了仗回來，第一天就看出他是變了。然而，奇怪的是，母親却反而更擔心起來，怕他會離開她飛走了似的。

「你的衣裳到處都破爛了。」許大嫂說。

「說它去吧。」
「我給你補吧。」蘭英在一旁說。

他並不說什麼，吃完了飯，就靜靜地把衣裳換了下來。

「你想吃什麼呢？」母親固執地問。

「不想吃什麼。」城皇廟裏放飯火架，你不去看看？」

「去看一看也可以，」並不關心的回答。

一時，許大嫂似乎惹惱了，沒有什麼可以引起兒子的興趣，好像兒子已忘記了母親。看見許老大大在翻檢包袱裏面的東西，拿出了一個小瓶子和一把牙刷，他的高大的身軀把大的黑影壓在屋角牆上，使母親想到：「兒子是變了。」

蘭英靜靜地看她的哥哥，漫不經心地說：「今下午第三課要教送灶下呢。」

「什麼？」許老大大立刻問了。

「送灶了，還要演戲呢。」

「可以去看看嗎？」蘭英許老大的臉上靈活起來了，他的母親給這樣的興趣引動了，連忙說：「當然可以去。你快去嗎？」

「什麼時候起呢？」

「一點鐘，快到了呢。」蘭英回答說。

「那麼，我們就去看呢，媽？」蘭英！我們都去呢。」

許大嫂的心跳起來了，兒子回來了這樣久，像快活了起來，像喊出了這樣一聲親切的「媽！」她覺得她並沒有失去兒子。但是，不消說兒子是改變了：結實，十足的大人氣概，喜歡的是歡送灶了這一類重大的事而不是牛肉芹菜了。雖則短了一隻手，可是，別的人不是被打死了麼？而且，仗火還在打着，本城也放過幾回警報，不知什麼時候才把日本打敗？

許大嫂想起鄰人之中，有已經死去的，一邊暗暗地悼念他們，一邊却放活地回答說：「好！我們却去歡送灶了，棉背心留到晚上來縫呢。」

一陣北風掃過她們的門前，傳聲地在呼颯着。

一九三九，三月四日

來件

××先生：

昨天從祠堂街過，到談涉書店買了一張第二期學陣，開頭就是荆鶴先生的，關於後方中等學校國文教材問題。這恰好觸着我自己的癢處。

最近有人要我教國文，教國文，這限定要講古文；開始我很生氣，繼而又好笑，後來又答應下去，不過也附帶一個條件：講義由我自己選擇，包管是古文而且明清以前的作品，「古色古香。」

我想和這些「尊經復古」的人們開一次玩笑。他們要學生讀古文原是「愚民政策」，可是讀古文依然能發發青年的思想，不過工具不同，最新的機關槍和最新的刀槍一樣能殺人，只要會運用。

我想從秦始皇的一草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和焚書坑儒講起，闡明統制者想統一思想的迷夢。用着宗義的原君，原臣揚發統制者犧牲大眾為自己和子孫謀富貴的罪惡。從李世民首創科舉制度去說明奴化教育，和官僚政治（中國多年來就官僚政治，並不是帝王專治，這是和其他各國不同的地方）的基礎之奠定。再用明成祖遷建文和高煦等慘死的事跡來說明統制者為了爭奪富貴不惜骨肉相殘。石敬瑭和趙構之屈身求和，不惜稱兒稱孫，足以證明總制者為了自己的地位不惜出賣民族。柳宗元的捕蛇，說和孫寶琦略略中的幾篇文字可以敘明貪官污吏之罪惡。東晉王公貴人及王衍等怕死投降的狀態，可以推斷離國學者之無恥，無用。看了王凌劉勳等傳記，便知假藉抗敵名義，妄想造成自己稱雄一方，霸據土地的朋友是古已有之。

講雜體的英雄之旨就知道自古帝王英雄都是吃人吮血的盜賊；講孟子的齊人行乞便說出一股大害小官之沒人味。然後用班彪的王論命和公孫臯的白馬非馬說，指證觀念論（宿命論）的錯誤。然後用李格非的墨辯及柳宗元的封建論及韓非子中的說林及內外儲諸篇去灌輸新邏輯的各種法則，這豈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所以問題是：教國文的先生們是不是要教學生明白，而不在古文，今文的差別。而且用新的觀點教古文倒還是很合適的方法。

我平素研究點中國史，注意了幾個學者們不注意的問題（2）鴉片煙何以在中國盛行？2. 秦檜岳飛事迹考證，中國人之以無作有的誇張和毀謗，（3）可是孤獨的很，急需找人指證，從很早我就想找

你先生說：不知有王天液否？請便中示知為感！

跋于上三月二十八日

跋于

附文

在民國十年以前，都市還沒有過分膨脹，農村經濟也沒有很崩潰（帝國主義的商品尤其奢侈品，還沒有大量的向中國傾銷），都市的生活程度並不一定很高；所以中農和小地主的子弟上學的機會很多。

這些鄉下兒童，受了父兄的指示，拋棄舊時科舉時代求功名的心理，被送到學校裏去。他們都是來自田間，（1）知道人生艱苦（2）自小接近自然，從各種禾苗，昆蟲，牲畜的始生到老死以及牠們艱難的活過，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對於事物的認識是有

有之。講雜體的英雄之旨就知道自古帝王英雄都是吃人吮血的盜賊；講孟子的齊人行乞便說出一股大害小官之沒人味。然後用班彪的王論命和公孫臯的白馬非馬說，指證觀念論（宿命論）的錯誤。然後用李格非的墨辯及柳宗元的封建論及韓非子中的說林及內外儲諸篇去灌輸新邏輯的各種法則，這豈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始終的有秩序的(8)鄉間恬靜簡樸的生活，使他們對於物質享受不很迫切，而且自覺所知太少，所以求知心切。這是鄉下人的三種好處。

以後由於人事，天災的交相為用，農村破產了，學校中除了少數大地主的子弟外，多半的學生是(1)商人(2)都市的有產者(3)官吏的子弟。他們所接觸的都是，「人為的」無秩序，沒有頭緒，環境也不允許他們知道頭尾，養成一種不深思的習慣，勞勞世界上的事都是「一知半解」，(昔人有句笑話，說：米是從倉裏出來的。很足以形容都市中人的心理；)都是求利心切，而且驕傲，刁滑，自私，膚淺。

成都中學生意志的消沈，未必不是這個原因。據我個人所知，武俠小說很受初中學生的歡迎，是誇大虛妄的表現；愛情小說為高中生所歡迎，是過分關心小己憂戚的表現；這是中學生從「社會遺產」中沾染的實惠，也是最普遍的病態。

所以與其高談理論，反不如針對病態，痛加規戒。教人謙退，務實，反省(宜於責人，駁於責己)，詳辨是非虛實，把個人的悲喜擴大到對國家民族的愛護，是不會遭受任何人的反對，而又正是一「真理探討」的最初步，最基本的工作。這是選擇教材的最適合的標準，只要按着步驟去作(不問文言白話)，一定能够达到光明的境界。

會務報告

- 一、本會已於本月六日奉到中國國民黨四川省政府執行委員會市字第三號「人民團體組織許可證書」。本會擬於最近舉行全體會員大會一次，請會務委員會及市政府派員出席指導。
- 二、本會文藝演講會，已於本月八日午後二時假春熙路青年會大禮堂舉行，由本會會員謝文炳講「文學是甚麼」，譚軍講「奴才文學與奴才文學」。到會人數甚少。
- 三、重慶總會於本月九日改選，舉行年會，本分會各會員選舉票已掛號寄去，並用分會名義快郵代電致賀，內開揚年會意義，已在本市華西，新民，時事，三報上刊出特刊。
- 四、總會來信希望本分會推舉代表一人出席年會，但因時間迫促，不及推舉。
- 五、本會第二次文藝晚會時通過去函慰問翻車受傷之會員周太玄，及捐助患肺病之會員楊波；太玄，楊波兩會員均已來信致謝。太玄傷已愈，楊波則已赴鄉下養病。

編務報告

於三月四日開第三次編委會會議，為了使各編委分擔職務，各盡所長計，由「藍陣」第三期起，決定輪流編輯制。

第一期	李勳人
第二期	蕭一均
第三期	毛一均
第四期	任一均
第五期	葉一均
第六期	羅一均
第七期	葉一均
第八期	葉一均
第九期	葉一均
第十期	葉一均
第十一期	葉一均
第十二期	葉一均
第十三期	葉一均

再此期值得注意的，是讀者對中等學校國文教材的意見，我們將來要對此問題作一次具體的檢討。另就是荒蕪，高寒，二君外來的投稿。

文化消息

晉察冀邊區，由他地社編輯，西北戰地服務團，發行一種由青年文學刊物，一名為戰門的人們。內容散文詩歌，由青年詩人田間等執筆。茲錄其發刊辭一段以見邊區文藝運動的一般傾向。

發刊辭

在邊區民衆這一半多的戰鬥中，他們作下肉搏戰，他們的鬥志，他們數次粉碎敵人圍攻，他們的奮發的行動，無論如何，是應該需要刊物的。它的物質條件，比之抗戰前的大都市的還要好，各地來信給文化界，我們自覺用這刊物是應該的。教育邊區的民衆，教育在火線上執行神聖的戰鬥的士兵，這是一任務是偉大的。我們能力小，但我們要努力地設法把它担負起來。

在延安，我們會出過「詩建設」，有人以為它太偏重詩了，我們在「戰鬥的人們」當中，把各方面東西都登載些，這環境是更複雜了，我們要討論的，不得不多方面些。

我們準備在這裏，同大家探討和實踐一些文藝理論上的問題，文藝的運動，實踐中，羣衆中的文化娛樂工作。

我們很年青，經驗少，對於許多問題，是無法解答的，但我們很勇敢地要把它作起來，我們有所仗恃的，而「戰鬥的人們」又是大家的呀！

在這樣的地方，倘若還發現了同人雜誌，那是錯誤的，不容許的事！我們要努力克服這一點。

現在是一個很困難的時代，除開可以努力克服的困難以外，還有一部事實上的「看不見的文藝」——文藝刊物，文藝工作者在滋長繁榮，這些困難將是制命危險的。刊物能否繼續生存滋長繁榮，便看能否克服這種困難。

我們的文藝是參加邊區建設和鞏固的希望，在它的努力下來一個事實上的回答。

它的出版是困難的，它的繼續將更加困難，但我們需要它呵！我們拿出大的力量來培養它吧！